# 邵氏聞見錄/卷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邵氏聞見錄
卷七

► 卷八

范魯公質舉進士，和凝爲主文，愛其文賦，凝自以第十三登第，謂魯公曰：「君之文，宜冠多士，屈居第十三者，欲君傳老夫衣缽耳。」魯公以爲榮，至先後爲相，有獻詩者云：「從此廟堂添故事，登庸衣缽亦相傳。」周祖自鄴舉兵向闕，京師亂，魯公隱於民間，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，有人貌怪陋，前揖曰：「相公無慮。」時暑中，公所執扇偶書「大暑去酷吏，清風來故人」詩二句，其人曰：「世之酷吏冤獄，何止如大暑也！公他日當深究此弊。」因攜其扇去，公惘然久之，後至襖廟後門，見一土偶短鬼，其貌肖茶肆中見者，扇亦在其手中，公心異焉。亂定，周祖物色得公，遂至大用。公見周祖，首建議律條繁廣，輕重無據，吏得以因緣爲姦，周祖特詔詳定，是爲《刑統》。

范魯公戒子孫詩，其略曰：「戒爾學立身，莫若先孝悌，怡怡奉親長，不敢生驕易，戰戰復兢兢，造次必於是。戒爾學干祿，莫若勤道藝。嘗聞諸格言，學而優則仕，不患人不知，惟患學不至。戒爾遠恥辱，恭則近乎禮，自卑而尊人，先彼而後己，《相鼠》與《茅鴟》，宜鑒詩人刺。戒爾勿曠放，曠放非端士，周孔垂名教，齊梁尚清議，南朝稱八達，千載穢青史。戒爾勿嗜酒，狂藥非佳味，能移謹厚性，化爲凶險類，古今傾敗者，歷歷皆可記。戒爾勿多言，多言眾所忌，苟不慎樞機，災戾從此始，是非毀譽間，適足爲身累。舉世重交遊，擬結金蘭契，忿怨從是生，風波當時起，所以君子性，汪汪淡如水。舉世好奉承，昂昂增意氣，不知奉承者，以爾爲玩戲，所以古人疾，簷簾與戚施。舉世重任俠，俗呼爲氣義，爲人赴急難，往往陷刑制，所以馬援書，勤勤告諸子。舉世賤清素，奉身好華侈。肥馬衣輕裘，揚揚過閭里，雖得市童憐，還為識者鄙。」恭惟祖宗所用宰輔，皆忠厚篤實之士，獨魯公爲之稱首，余讀《國史》得其詩，錄以爲子

孫之戒。

僧海妙者謂余言：「昔出入丁晉公門下，公作相時，鑿池養魚，覆以板。每客至，去板釣鮮魚斫膾，其肴饌珍異，不可勝數。」後自朱崖以秘書少監移光州，海妙往見之。公野服杖屨行山中，觀村民採茶，勞其辛苦，人不知爲晉公也。公與海妙相別曰：「吾不死，五年當復舊位。」後五年，趙元昊叛，邊事起，朝廷更用大臣矣，公無疾，沐浴，衣冠，臥佛堂中而薨。

元豐二年，予居洛。有老父年八九十，自云少日隨丁晉公至朱崖，頗能道當時事，呼問之，老人曰：公自分司西京貶崖州，某從行至龍門南彭婆鎮，公病瘧，夜遇盜，失物甚多，至今有玉椀在潁陽富家，盜所質也。至崖州，久之，某辭歸，公授以蠟丸，戒曰：「後西京知府與會府官，卽投之。」某如所教，知府王欽若也，對府官，得之不敢開，遽以奏，乃自陳乞歸表也。其中云：「雖滔天之罪大，奈立主之功高。」繼有旨復秘書監，移光州。嗟夫！任智數者，君子所不爲也。世謂丁晉公、王冀公皆任智數，如老人之言，則晉公又出冀公之上矣。

王內翰禹偁，字元之，濟州鉅野人。世農家，九歲爲歌詩，畢士安作州從事，亟稱之。長益能文，有場屋聲，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。召試相府，擢右拾遺、直史館。因北戎犯邊，獻書建和議，太宗賞之，宰相趙普尤加器重。至景德間，卒用其議，與虜通好。又與夏侯嘉正、羅處約、杜鎬同校三史，多所是正，進左司諫、知制誥。因論徐鉉爲人誣告，內翰辨其非罪，責商州團練副使，尋召入翰林爲學士。孝章皇后上仙，詔遷梓宮於故燕國長公主第，羣臣不爲服，內翰言：「后嘗母儀天下，當遵用舊禮。」罪以謗，謫知滁州。眞宗卽位，以直言應詔，召爲知制誥。咸平初，修《太祖實錄》，與宰相論不合，又以謗謫知黃州，移蘄州，死於官。其平生大節如此，故所著《建隆遺事》，一曰《篋中記》，自敘甚秘，葢曰：「吾太祖皇帝諸生也，一代之事，皆目所見者，考於國史，或有不同。」——

一曰：「上性嚴重少言，酷好看書，雖在軍中，手不釋卷，若聞人間有奇書，不愜千金以求之。顯德初，從世宗南征，初平淮甸，有纖人譖上於世宗曰：『趙某自下壽州，私有重車數乘。』世宗遣人伺察之，果有籠篋數車，遽令別入行在，面開之，無他物，惟書數千卷，世宗異之，召上諭之曰：『卿方爲朕作將帥，辟土疆，當堅甲利兵，何用書爲？』上頓首謝曰：『臣無奇謀上贊聖德，濫膺寄任，嘗恐不迨，所以聚言觀覽，欲廣見聞，增智慮也。』世宗曰：『善。』」

又曰：「上北征之夕，次陳橋驛，羅彥環[1]等獻中央之服，立上爲天子，請登馬南歸。才出驛門，上勒馬不前，謂諸將校曰：『我有號令，能稟之乎？』諸將皆伏地聽命，上曰：『爾輩自貪爵賞，逼我爲君，今入京師，不得輒恣劫掠，依吾令卽當有重賞，不然，則連羣撥隊，有斧鉞之誅。』諸將皆再稟命，戎馬遂行。既入國門，兵至如賓，秋毫不犯。先是京城居人聞上至，皆大恐，將謂循五代之弊，縱士卒剽掠，既見上號令，兵士卽時解甲歸營，市井不動，略無搔擾，眾皆大喜。又聞上驛前誡約之事，滿城父老皆相賀曰：『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強制天下，未有德洽黎庶者。今上踐阼未終日，而有愛民之心，吾輩老矣，何幸見眞天子之御世乎？』自唐末至五代，藩方節制，皆不稟朝命，上踐阼，豁達大度，推赤心以待之，繇是諸路節將懷德畏威，不敢跋扈，歲時貢奉無闕，朝廷亟召亟至，皆執藩臣之節甚恭。識者知主威之行矣，太平之基立矣。」

又曰：「杜太后度量恢廓，有才智，國初內助爲多。上初自陳橋卽帝位，進兵入城，人先報曰：『點檢〈 上時官爲點檢 〉已作天子歸矣！』時后寢未興，聞報安臥不答，晉王輩皆驚躍，奔走出迎〈 晉王後受命，是爲太宗 〉，斯須有上親信人至，入白后，后乃徐徐而起曰：『吾兒素有大志，果有今日矣。』俄頃上至，見后於堂上。眾皆賀之，惟后愀然不樂，上甚訝之，左右進白后曰：『臣聞母以子貴，自古如此。后子今作天子，胡爲不樂？』后謂上曰：『吾聞爲君不易，且天子者，致身於兆庶之上，若治得其道，則此位可尊，苟或失馭，則欲爲匹夫不得，是吾所以憂也，子宜勉之。』上再拜曰：『謹受教。』」

又曰：「乾德、開寶間，天下將大定，惟河東未遵王化，而疆土實廣，國用豐羨，上愈節儉，宮人不及二百，猶以爲多。又宮殿內惟掛青布緣簾、緋絹帳、紫紬褥；御衣止赭袍，以綾羅爲之，其餘皆用紵絹。晉王已下，因侍宴禁中，從容言服用太草草，上正色曰：『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？』上雖貴爲萬乘，其不忘布衣時事皆如此。」

又曰：「開寶末，議遷都於洛，晉王言：『京師屯兵百萬，全藉汴渠漕運東南之物贍養之，若遷都於洛，恐水運艱阻，闕於軍儲。』上省表不報，命留中而已。異日，晉王宴見，從容又言遷都非便。上曰：『遷洛未已，久當遷雍。』晉王叩其旨，上曰：『吾將西遷者，無它，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，循周、漢之故事，以安天下也。』晉王又言：『在德不在險。』上不答。晉王出，上謂侍臣曰：『晉王之言固善，姑從之。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殫矣！』」

又曰：「上享天下十七年，左右內臣有五十餘員，止令掌宮掖中事，未嘗令預政事，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，止令幹一事，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，天下以爲幸。開寶末，差內臣禱名山大川，俄有黃門於洞穴採得怪石，有類羊形，以爲異而獻之，上曰：『此是墳墓中物，何用獻爲？』命碎其石，仍杖其黃門，逐之，不受內臣所媚皆如此。」

又曰：「乾德初，浙西錢俶來朝，上待之甚厚。俶方到闕，自晉王、丞相及中外臣僚，有表章五十餘封，請留俶，上曰：『錢俶在本國歲修職貢無闕，今又委質來朝，若利其土宇而留之，殆非人主之用心，何以示信於天下也？』奏俱不納。俶辭歸國，賜與金幣、名馬之外，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角，付俶曰：『候至本國開之。』仍諭俶曰：『朕知卿忠勤，若朕常安健，公則常有東南，他人卽不可也。』俶感泣拜謝而去。俶至錢塘，開軸中文字，乃是晉王、丞相已下請留牋章五十餘封，俶大驚，以表稱謝。上存心仁信類如此。」

嗚呼！王內翰，前輩諸公，識與不識，皆尊師之曰：「古之遺直也。」伯溫晚生，得其私書於海內兵火之餘，取可傳者列之。

李文定公迪爲學子時，從种放明逸先生學，將試京師，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，明逸曰：「有知滑州柳開仲途者，奇才善士，當以書通君之姓名。」文定攜書見仲途，以文卷爲贄，與謁俱入，久之，仲塗出，曰：「讀君之文，須沐浴乃敢見。」因留之門下。一日，仲塗自出題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，賦成，驚曰：「君必魁天下，爲宰相。」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：「異日無相忘也。」李文定以狀元及第，十年致位宰相。仲途門下客有柳某者，後官至侍御史，文定公命長子柬之，娶其女，不忘仲途之言也。文定所擬賦題不傳。如王沂公 曾 初作《有物混成賦》，識者知其決爲宰相，葢所養所學，發爲言辭者，可以觀矣，程明道先生爲伯溫云。

寇萊公既貴，因得月俸，置堂上，有老媼泣曰：「太夫人捐館時，家貧，欲絹一匹作衣衾不可得，恨不及公之今日也！」公聞之大慟，故居家儉素，所臥青帷，二十年不易，或以公孫弘事靳之，公笑曰：「彼詐我誠，尚何愧！」故魏野贈公詩曰：「有官居鼎鼐，無宅起樓臺。」後虜使在廷，目公曰：「此無宅相公耶？」或曰公頗專奢縱，非也，葢公多典藩，於公會宴設則甚盛，亦退之所謂：「甔石之儲，嘗空於私室；方丈之食，每盛於賓筵。」余得於公之甥王公丞相所作公墓誌，公遺事如此。

張文定公齊賢，河南人。少爲舉子，貧甚，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，飲啖兼數人，自

言平時未嘗飽，遇村人作願齋方飽。嘗赴齋後時，見其家懸一牛皮，取煮食之無遺。太祖幸西都，文定公獻十策於馬前，召至行宮，賜衛士廊餐，文定就大盤中，以手取食，帝用拄斧擊其首，問所言十事，文定且食且對，略無懼色，賜束帛遣之。帝歸，謂太宗曰：「吾幸西都，爲汝得一張齊賢，宰相也。」太宗卽位，齊賢方赴廷試，帝欲其居上甲，有司置於丙科，帝不悅，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。文定得將作監丞，通判衡州，不十年致位宰相矣。

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，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。有麻衣道者，謂趙普曰：「城下有三天子氣，守正安得久？」未幾城破。先是守正子婦 —— 符彥卿女也，相者謂貴不可言。守正曰：「有婦如此，吾可知矣！」叛意乃決。城破，舉家自焚，符氏坐堂上不動，兵入，叱之曰：「吾父與郭公有舊，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！」或白公，命柴世宗納之，後爲皇后。三天子氣者，周高祖、柴世宗、本朝藝祖，同在軍中也，麻衣道者，其異人乎？

華山隱士陳摶，字圖南，唐長興中進士，遊四方，有大志，《隱武當山詩》云：「他年南面去，記得此山名。」本朝張鄧公改「南面」爲「南嶽」，題其後云：「蘚壁題詩志何大，可憐今老華圖南。」蓋唐末時詩也。常乘白騾，從惡少年數百，欲入汴州，中途聞藝祖登極，大笑墜騾曰：「天下於是定矣！」遂入華山爲道上，葺唐雲臺觀居之。藝祖召，不至。太宗召，以羽服見於延英殿，顧問甚久，送中書見宰輔，丞相宋琪問曰：「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，可以教人乎？」曰；「摶不知吐納修養之理。假令白日沖天，亦何益於聖世？上博達今古，深究治亂，眞有道仁明之主，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，勤心修煉，無出於此。」琪等稱歎，以其語奏，帝益重之。帝初問以伐河東之事，不答，後師出，果無功。還華山數年，再召見，謂帝曰：「河東之事，今可矣。」遂克太原。帝以其善相人也，遣詣南衙見眞宗，及門亟還，問其故，曰：「王門廝役皆將相也，何必見王？」建儲之議遂定，後賜號爲「希夷先生」。眞宗卽位，先生已化，因西祀汾陰，幸雲臺觀，謁其祠，加禮焉，帝知建儲之有助也。嗚呼！世以先生爲神仙，善人倫風鑒，淺矣。至康節先生，實傳其道於先生之細者，尚以比漢「四皓」云。

种先生放，字明逸，隱居終南山豹林谷，聞華山陳希夷先生之風，往見之。希夷先生一日令灑掃庭除，曰：「當有嘉客至。」明逸作樵夫，拜庭下，希夷挽之而上曰：「君豈樵者？二十年後，當爲顯官，名聲聞於天下。」明逸曰：「某以道義來，官祿非所問也。」希夷笑曰：「人之貴賤，莫不有命。貴者不可爲賤，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。君骨相當爾，雖晦迹山林，恐竟不能安，異日自知之。」後明逸在眞廟朝，以司諫赴召，帝攜其手登龍圖閣，論天下事，蓋眷遇如此。及辭歸山，遷諫議大夫。東封，改給事中。

西祀，改工部侍郎。希夷又謂明逸曰：「君不娶，可得中壽。」明逸從之，至六十歲卒。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，不定穴。既葬，希夷見之言：「地固佳，安穴稍後，世世當出名將。」明逸不娶，無子，自其侄世衡至今，爲將帥有聲。希夷既上表，定日解化於華山張超谷石室中，明逸立碑，敘希夷之學曰「明皇帝王伯之道」云。嗚呼！仙者非希夷而誰歟？

錢若水爲舉子時，見陳希夷於華山。希夷曰：「明日當再來。」若水如期往，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，僧熟視若水，久之不語，以火箸畫灰作「做不得」三字，徐曰：「急流中勇退人也。」若水辭去，希夷不復留。後若水登科，爲樞密副使，年才四十致政。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，意未決，命老僧者觀之，僧云：「做不得。」故不復留。然急流中勇退，去神仙不遠矣。老僧，麻衣道者也，希夷素所尊禮云。

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：「得便宜事，不可再作；得便宜處，不可再去。」又曰：「落便宜，是得便宜。」故康節詩云：「珍重至人嘗有語，落便宜是得便宜。」蓋可終身行之也。

李文靖公作相，嘗讀《論語》，或問之，公曰：「沆爲宰相，如《論語》中『節用而愛人』、『使民以時』兩句，尚未能行。聖人之言，終身佩之可也。」

咸平、景德中，李文靖公沆在相位，王文正公旦知政事，時西北二方未平，羽書邊報無虛日，上既宵旰，二公寢食不遑，文正公歎曰：「安得及見太平？吾輩當優游矣。」文靖公曰：「國家有強敵外患，足以警懼。異日天下雖平，上意浸滿，未必能高拱無事。某老且死，君作相時，當自知之，無深念也。」及北鄙和好，西陲款附，於是朝陵展禮、封山行慶，巨典盛儀，無所不講，文靖已死，文正既衰，疲於贊導，每歎息曰：「靖聖矣！」故當時謂文靖爲「聖相」云。

呂文穆公，諱蒙正，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士室中，與溫仲舒讀書〈 其室中，今有畫像〉，有詩云：「八灘風急浪花飛，手把魚竿傍釣磯。自是釣頭香餌別，此心終待得魚歸。」又云：「怪得池塘春水滿，夜來雷雨起南山。」後狀元及第，位至宰相，溫仲舒第三人及第，官至尚書。公在龍門時，一日行伊水上，見賣瓜者，意欲得之，無錢可買，其人偶遺一枚於地，公悵然取食之。後作相，買園洛城東南，下臨伊水，起亭以「饋瓜」爲名，不忘貧賤之義也。

↑ 《宋史》作「羅彥瓌」